

海外利益专题

论中国因素对美国海外利益 保护机制调整的影响*

唐小松 徐梦盈

内容提要：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速调整，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对此，本文构建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逻辑的理论框架，用以廓清中国因素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过程中发挥何种影响。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因素是美国加速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主要动因：中国崛起触发世界政治转型、引发美国政府的战略担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加剧。从现实政治来看，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朝着强化对华遏制力度的方向深化调整。由于美国盟友和伙伴难以与其在中国议题上保持一致，加上“强硬遏华”路径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内政治极化加剧的难题，而且损害着美国参与和领导国际事务的信誉和能力，中国因素对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调整将形成较大程度的制约。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速调整的过程中，虽然中拉关系在整体上能够保持足够的韧性和活力，但中国仍须有意识地巩固这一重要成果。

关键词：海外利益 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 中国崛起 地缘政治竞争 对华威胁认知

作者简介：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梦盈（通讯作者），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4-0022-27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下的‘五眼联盟’转型与我国对策研究”（编号：20AGJ005）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的利益遍布全球，涉及军事、经济、价值观、国际秩序等多个方面。对此，美国建立起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其关键任务在于保护海外军事资产（尤其是海外军队）、维护海外经济收益以及维持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分配，重塑了地缘政治格局。^①面对这一现实挑战，美国对外战略开始转向遏制中国，而这段时期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正处于不断调整的进程中。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集中于梳理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尤其是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机制的内容和特点，对其调整的内外动因缺乏系统性分析^②，尤其是对其背后的中国因素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没有进行充分探讨。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构建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首先分析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具体表现，然后基于理论框架并结合现实政治对其背后的中国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阐述中国因素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做出评价。

一 理论框架：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因果逻辑

海外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在国际或全球层面的延伸，涉及一国境外的经济、政治、战略或安全等多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利益并不能等同于全球利益或国际利益^③，后二者强调所有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利益，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④因此，美国政界人士试图将美国遍布全球的国家利益描述为国际利益，并强调其中的非排他性和非国家主义特点，这可以说是一种虚伪的外

^① “China’s Geo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Challenges”, Morgan Stanley, August 22, 2022.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im/en-us/individual-investor/insights/articles/chinas-geopolitical-aspirations-and-challenges.html>. [2023-07-12]

^② 参见甄炳禧：《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6期，第49-54页；宋莹莹：《简析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07-128页；王发龙：《美国海外利益维护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理论月刊》，2015年第3期，第179-183页。

^③ 有学者将一国的海外利益称为一国的全球利益或国际利益。参见 John M. Klin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of U. S. States”, in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 14, No. 4, 1984, pp. 81-94; Nnamdi Azikiw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Interest in Foreign Policy of a Stat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7, No. 1, 2021, pp. 85-95.

^④ Yue Yang, “The Global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Vol. 3, No. 1, 2010, p. 121.

交行径。^①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海外利益是全球化的产物,但在全球化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大国往往是海外利益保护的主要行为体。^② 按照这种逻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般来说小国的海外利益范围和规模不会太大,自身通常也较缺乏保护海外利益的实力基础;相对而言,大国则拥有相当可观的海外利益,并力图建设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以有效地保护其海外利益。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及其发展问题。

从概念层面而言,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是国家为保护海外利益而建设的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重要战略举措。^③ 换个思路说,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建立、调整和完善都将服务于国家的海外利益。为此,海外利益无疑是决定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重要因素。肯尼思·华尔兹早已明确指出一国的利益是其行动的根源,甚至现实主义传统普遍认为一国的行动基本上是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④

作为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重要分析工具,有必要对海外利益进行更严格的界定。与国家利益一样,海外利益是一个抽象和模糊的概念。^⑤ 学界对于海外利益如何定义以及海外利益的构成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精准定义海外利益较为困难,但仍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按照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对国家利益的概括性描述,海外利益是主权行为体在外部环境中追求的目标和愿望。^⑥ 根据唐纳德·纽霍特兰在区分国内外环境基础上对国家

① Thomas I. Cook and Malcolm Moos, "The American Idea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7, No. 1, 1953, p. 44.

② 刘莲莲:《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137-138页。

③ 有学者认为,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是一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按照这种思路并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可界定为大国为保护海外利益而建设的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重要战略举措。参见宋莹莹:《简析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07-128页。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 Higher Education, 1979, p. 117; Daniel Wunonyatu and Paul Solomon, "National Interest and State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A Doctrinal Discourse of Nigeria and the US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Vol. 2, No. 1, 2022, p. 17.

⑤ Ejitu N. Ota and Chinyere S. Ecoma, "Power and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4, 2022, p. 27.

⑥ 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政治家和学者一直使用“国家利益”来描述主权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愿望和目标。作为国家利益在国际或全球层面的延伸,海外利益无疑更能体现大国在外部环境中的愿望和目标。参见 Donald E. Nuechterle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Decision - Making",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No. 3, 1976, p. 246.

利益的操作化方法，本文将海外利益区分为军事、经济、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利益四种类型。其中，军事利益是指维护（大规模的）海外军事存在及其有效性；经济利益是指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这种努力不仅包括经济合作等正面方式，还涉及经济制裁等消极手段；国际秩序利益是指塑造和维护一个能够让自身发展且感到安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利益是指保护和促进本国人民所崇尚的一套价值观。^① 基于此，国家决策者会通过评估现实政治中影响本国军事、经济、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安全挑战或威胁，以此确定本国在外部环境中应该追求的目标和愿望。

需要提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从经验事实看来，不同国家及其政府对本国海外利益评估和确定的过程非常复杂。换言之，各国在国际领域追求的目标和愿望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如此，就某一特定国家而言，其海外利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往往会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② 例如，有学者对中国国家利益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权力结构、中国战略选择以及周边国家的回应是中国国家利益演变的关键影响因素。^③ 因此，与国家利益相似，海外利益很可能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还可能受国家间互动、国内政治、公众舆论、领导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有必要同时考虑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影响因素，即国际环境实际上无法对一国海外利益界定和演变直接发挥影响力，而是由单元层次因素作为传送带对二者形成链接的作用，这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④ 可以说，国际环境无疑是体系层次的关键变量，但单元层次自变量则视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选取。具体而言，国际环境主要是指强国之间的能力分布情况，这是影响一国海外利益变化的

^① 唐纳德·纽霍特兰认为界定国家利益的最简单方式是，主权国家在与其他主权国家在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所感知到的需求和愿望。考虑到海外利益强调境外层面的国家利益，纽霍特兰的思路有助于本文对海外利益进行精确地概念化和操作化。Donald E. Nuechterle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Decision - Making",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No. 3, 1976, pp. 247 - 248.

^② Pitambar Bhandari, "Factors Affe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Aftermath of Post 1990 Armed Conflict in Nepal", in *Journal of APF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Vol. 4, No. 1, 2021, p. 91.

^③ Ye Xiaodi, "Rediscovering the Transition i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i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8, No. 1, 2019, pp. 76 - 105.

^④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5 - 147.

关键结构层次因素。^①但如前文所述，仅依靠国际环境的作用力实际上无法直接促使海外利益变化，需要回落至对单元层次因素的深入分析。考虑到国家执政者是评估和确定海外利益的主要行为体，国内政治、领导人偏好和公众舆论等与本国相关的自变量应该予以重点考量。

鉴于此，海外利益对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围绕特定的国际或全球目标展开建设，全方位服务于海外利益。因此，在海外利益变化的情况下，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也将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反过来，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发生调整时，说明海外利益也必定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另外，在深入理解海外利益如何影响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过程中，分析海外利益变化的具体成因相当必要，可从国际环境、国家间互动、国内政治、领导人偏好、公众舆论等领域进行寻找和分析（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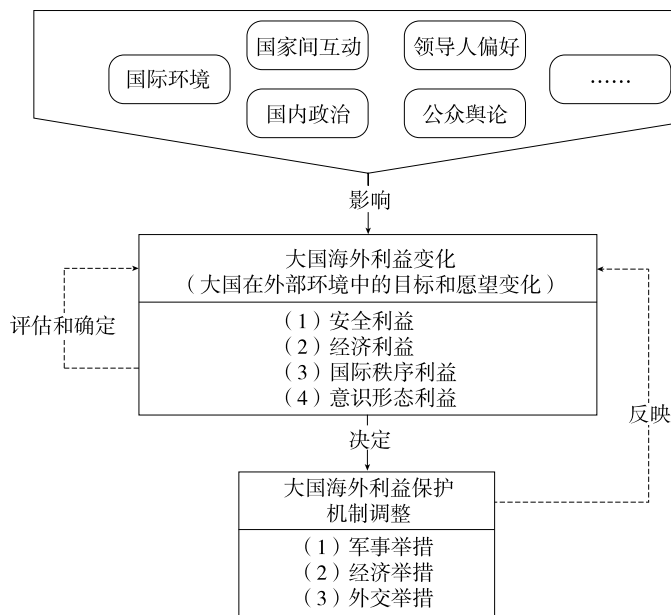


图1 大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因果逻辑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近些年来，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发生了一系列调整，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基于本文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美国海外利益出现某种重要变化，其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外部环境或国际舞台中追求的目标和愿望发生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 - Wesley Pub. Co, 1979, p. 58, p. 70.

变化。为深入理解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逻辑，本文寻求进一步分析美国海外利益变化的具体成因。从现实政治看来，伴随着中国强势崛起，国际环境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向消极方向转型，这很可能对美国海外利益形成重要影响力。对此，本文力图廓清中国因素如何影响美国海外利益，以及中国因素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这两个重要问题。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中国因素不会是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直接驱动因素，相反，中国因素很可能是与国际环境这一体系层次因素和某种单元层次因素紧密互动，进而影响着美国海外利益的重塑、促使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速调整。

二 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调整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首要关注点在于消灭恐怖主义以保护美国海外利益。^①然而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发生了一系列调整，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军事作战能力和前沿军事存在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推出空海一体战（Air - Sea Battle）的新国防战略，旨在提高海军和空军跨地域作战的能力，并寻求发展新型轰炸机、新型弹道导弹潜艇、新型核巡航导弹、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等高科技军事武器，瓦解对手在亚太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nti - Access/Area Denial）。^②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加大资金投入研发高科技军事武器，重振核威慑力量（包括海上导弹、陆地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甚至创建太空军，进而打造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的联合军队^③；美国国防部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

^① Jeffrey Richelson and Michael L. Evans, “Volume I: Terrorism and U. S. Policy”,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September 21, 2001.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55/index1.html>. [2023 - 07 - 15]

^② “Fact Check: Has President Obama ‘Depleted’ The Military?”, NPR, April 29, 2016. <https://www.npr.org/2016/04/29/476048024/fact-check-has-president-obama-depleted-the-military>; John Hudson, “The U. S. Military’s New Plan to Deter China”, *The Atlantic*, January 6, 2012.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1/us-militarys-new-plan-deter-china/333465/>; Michael D. Mote, “The Air - Sea Battle Concept: Imp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Narrativ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2013.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A589385.pdf>. [2023 - 07 - 18]

^③ Loren Thompson, “Love Him or Hate Him, President Trump’s Defense Legacy Is Profound”, *Forbes*, December 15,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lorenthompson/2020/12/15>. [2023 - 07 - 23]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寻求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现代化。^① 拜登上台执政后, 美国提出“综合威慑”的新国防战略, 联合盟友大力投资“三位一体”核力量(Nuclear Triad)的现代化和先进技术的武器化, 致力于大幅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作战能力, 尤其是对华军事作战能力。^②

不仅如此, 美国重视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一是在盟友和伙伴国增加军事部署, 相继在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太盟友和伙伴国增加更多的军队和军备设施。二是增加与盟友和伙伴的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奥巴马政府每年至少在亚太地区举行约150次的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③ 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拉拢欧洲盟友(尤其是法国、英国和德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印太盟友和伙伴在印太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④, 每年多达约90次^⑤。拜登上台执政后, 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的范围和复杂性。^⑥ 三是开展“自由航行行动”, 这一行动由奥巴马政府首次推出, 寻求大范围提高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⑦ 此后,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将其视为政府的首要军事任务^⑧,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此项行动共开展了25次^⑨。

对于被视为“后院”的拉美地区, 美国则对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① Dong Duc and Le Sy Tiep,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ce Journal*, March 17, 2021. <http://tapchiqptd.vn/en/events-and-comments>. [2023-07-25]

② W. J. Hennigan, “U. S. Unveils Strategy for Nuclear Threats from China and Russia”, *Time*, October 27, 2022. <https://time.com/6225745/biden-nuclear-defense-strategy-china-russia/>; Michael T. Klare, “Joe Biden can Reverse Trump’s Warpath with China”, *The Nation*,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biden-trump-china/>. [2023-07-25]

③ Philippine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Power, the U. 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Issue & Studies*, Vol. 50, No. 3, 2014, p. 36.

④ Erik Brattberg, “The Case fo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 Pacifi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18,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2/18>. [2023-07-27]

⑤ Joseph S. Nye, Jr. and Condoleezza Rice, *The Struggle for Power: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spen Institute, 2020, p. 34.

⑥ The White Hous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1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3-08-02]

⑦ Jeff M. Smith, “An Innocent Mistake”,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12-03/innocent-mistake>. [2023-08-05]

⑧ Adam Gerval and Mark Henderson, “US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ross Three Administrations”, *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7, 2022. <https://www.e-ir.info/2022/06/27/us-policy-in-the-south-china-sea-across-three-administrations/>. [2023-08-05]

⑨ Ralph Jennings, “Why Biden Sends Warship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Just as Trump Did”, *VoA*, March 22,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 [2023-08-07]

缺乏关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忽视拉美地区，尤其对美国军队在拉美地区的战略作用和潜在贡献的思考不足。^① 伴随着美国近些年来将战略重心从中东逐步转向亚洲，其对拉丁美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降低，在拉美地区的美军部署仅维持相对较小的比例。^② 对此，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高级军事官员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中俄正在填补美国在拉美、中东等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③ 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近些年依旧没有增加对拉美地区的战略关注。^④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寻求加速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其军事安全战略似乎已经大幅度地偏离拉美地区。^⑤ 然而现实是，美国长期以来通过毒品战争、军事训练计划、武器转让和一系列广泛的军事接触活动维持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控制。^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至今稳定地维持着在拉美地区的军事优势。^⑦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拉美武装部队最大的国际援助国、装备国和训练国。^⑧ 因此，现阶段尚无国家有能力挑战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也是为何在大国竞争回归的情况下美国执意将大部分的军事资源投入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印太地区而不是在其享有特殊地位的拉美地区的重要原因。

（二）重视通过机制性手段强化对竞争国的经济打压

美国重视制定和更新对竞争国实行经济打压的国内法律。美国外国投资

① R. Evan Ellis, “The U. S. Military in Suppor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PRISM*, Vol. 8, No. 1, 2019, p. 27.

② P. Michael Mckinley, “The Case for a Positive U. S. Agenda with Latin America”, CSCI, April 22,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ase-positive-us-agenda-latin-america>. [2023-08-12]; R. Evan Ellis, “The U. S. Military in Suppor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PRISM*, Vol. 8, No. 1, 2019, p. 27.

③ Lara Seligman, “Biden Urged to Focus on Long-neglected Latin America as Chaos Erupts”, Politico, July 15,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7/15/biden-latin-america-crisis-499752>. [2023-08-14]

④ Detlef Nolte, “Trump and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Neglect”, in *GIGA Focus*, No. 3, 2018, p. 1.

⑤ Matthew Kendrick, “Biden’s Pivot to Asia Has a Crucial Latin American Component That’s at Risk of Neglect”, Morning Consult, May 31, 2022. <https://pro.morningconsult.com/trend-setters/bidens-china-pivot-and-latin-america>. [2023-08-16]

⑥ Adam Isacson, “Militarizing Latin America Policy”,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October 6, 2005. https://ips-dc.org/militarizing_latin_america_policy/. [2023-08-18]

⑦ Juan Gabriel Tokatlian, “No One’s Supplanting US Military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Defense One,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8/09>. [2023-08-19]

⑧ Adam Isac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on Latin America’s New Militarism”, in *Análisis Carolina*, No. 28, 2021. <https://www.wola.org/analysis/the-united-states-influence-on-latin-americas-new-militarism/>. [2023-08-20]

委员会（CFIUS）制定和更新了关于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案，如200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兼并、收购与接管条例》、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等。美国政府部门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投资或收购美国关键技术行业的竞争国企业进行严格审查，或直接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黑名单”^①。目前安全审查力度仍在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021年的安全审查数量达到历史新高，相较2020年跃升了39%。^②同时，美国利用《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指责经济竞争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随意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不合理关税，试图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良好运行和发展。^③此外，美国政府还出台一系列技术竞争法案，致力于恢复在技术领域的强大领导地位，如2009年出台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21年出台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在这些法案的框架下，美国向国内科研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见图2），并联合盟友与伙伴进一步推动美国技术创新的发展，以此大幅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维持自身经济绝对优势地位。^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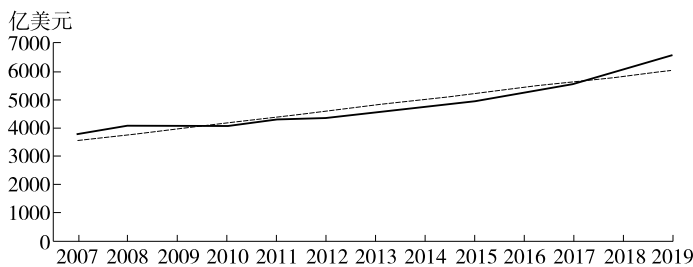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在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额（2007—2019年）

资料来源：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The State of U. 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2022. <https://nces.nsf.gov/pubs/nsb20221/u-s-and-global-research-and-development>. [2023-08-20]

① Bloomberg, “Trump Scrutiny Hinders China-focused Venture Capital Fundraising”, Pensions & Investments, August 24, 2020. <https://www.pionline.com/venture-capital/trump-scrutiny-hinders-china-focused-venture-capital-fundraising>. [2023-08-22]

② Farhad Jalinous, et al., “CFIUS 2021 Annual Report Reveals Record Filings and Continued Encouraging Trends”, White & Case, August 5, 2022. <https://www.whitecase.com/insight-alert/cfius-2021-annual-report-reveals-record-filings-and-continued-encouraging-trends>. [2023-08-23]

③ Milton Ezrati, “Biden Escalates the Economic War with China”, Forbes, December 25, 202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ltonezrati/2022/12/25/biden-escalates-the-economic-war-with-china/?sh=37f75fec12f3>. [2023-08-25]

④ Jake Harrington and Riley Mecabe, “What the U. 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Gets Right (and What It Gets Wrong)”, CNBC, July 1,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us-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gets-right-and-what-it-gets-wrong>. [2023-08-29]

美国重视利用国际组织打压经济竞争国的发展，建立具有排他性质的贸易合作框架。美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审查，还积极推动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改革，促使二者成为美国打压竞争国经济发展和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的工具。^① 美国还积极制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APEP）、“重建更美好世界”（B3W）的经济投资计划等排他性贸易合作框架，继续扩大美国与印太地区、拉美地区、欧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排挤竞争国经济影响力，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② 值得说明的是，相对于印太和欧洲地区国家而言，美国至今未能以同样的紧迫感处理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③ 但在拜登执政后，美国已经在贸易、发展和经济参与等方面加大与拉美地区的合作。“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是拜登在2022年6月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一项专门针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倡议，力图以这一新的经济愿景深化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④ 2023年11月初，拜登政府还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誓与拉美国家共同扩大区域贸易联系，还特别向这些国家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贷款等方面的替代选择。^⑤ 不仅如此，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框架下，拜登政府决心增加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投资。^⑥ 2023年11月初，美国

① Ana Swanson, “U. S. Renews Its Support for Trade Group It Once Made a Punching Bag”,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4/business/economy/trade-wto-katherine-tai.html>; Kevin Liptak, “Trump Takes Aim at the World Bank with Malpass Pick”, CNN,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cnn.com/2019/02/06/politics/trump-world-bank-malpass/index.html>. [2023-09-02]

② Kevin Liptak, “Biden Unveils his Economic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 in Asia”, CNN, May 23, 2022. <https://www.cnn.com/2022/05/22/politics/joe-biden-japan-monday/index.html>. [2023-09-05]

③ Gregory Spak, et al., “The Future of US-Latin America Trade Relations: What can We Achieve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ite & Case, October 25, 2022. <https://www.whitecase.com/publications/insight/latin-america-focus-fall-2022-future-us-latam-trade-relations>. [2023-09-07]

④ Daniel F. Runde, et al., “Taking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s an ‘Opening Bid’ to Go Bigger”, CSIS, June 29,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aking-americas-partnership-economic-prosperity-opening-bid-go-bigger>. [2023-09-09]

⑤ Josh Boak and Fatima Hussein, “Biden Pledges at Americas Summit an Alternative to Chinese-led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Loans”, AP News, November 4,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biden-americas-trade-supply-chain-summit-dc9d53d41af093ec66606adad287b532>. [2023-09-10]

⑥ Steve Holland and Andrea Shalal, “Eyeing China, Biden and Latin Leaders Tighten Economic Bonds”, Reuters, November 4,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with-an-eye-toward-china-biden-meet-latin-leaders-economics-migration-2023-11-03/>. [2023-09-12]

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和美洲开发银行（IDB）启动了一个新的联合融资框架——“美洲伙伴关系平台”，主要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项目提供更多贷款和融资，以支持对拉美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发展项目。^①

（三）专注重塑和巩固美国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和领导地位

首先，美国重振与重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外交接触。其一，积极接触重要国际安全组织。美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会议，寻求重新掌控这些国际组织，强化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其二，积极参与印太地区双边或多边会议。奥巴马政府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重要的地区多边安全或经济会议，并提出美国的“亚太愿景”，致力于塑造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强化在该地区的领导作用。^②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建立更广泛的印太伙伴关系^③，深度参与新建立的“四国同盟”（QUAD），并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愿景”基础上推出“印太愿景”，积极塑造一个接受美国领导地位、排斥中国的印太地区^④，并指示十几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加强与印太盟友或伙伴的外交接触。^⑤ 拜登上任后，美国更积极地参与印太地区峰会和关键的多边会议，新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机制”（AUKUS），积极宣传新的“印太愿景”，尤其是推广“印太经济框架”以建立新的印太经济规则，继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领导作用。^⑥ 其三，加强与欧洲盟友和伙伴展开战略对话。美国深度参与北约峰会、

^① “DFC and IDB Invest Expand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Platform by Creating a New Co-Financing Framework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April 16, 2024. <https://www.dfc.gov/media/press-releases/dfc-and-idb-invest-expand-americas-partnership-platform-creating-new-co>. [2023-09-15]

^② Uriel N. Galace, “In Retrospect: Assessing Obama’s Asia Rebalancing Strategy”,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December 2016. <https://fsi.gov.ph/in-retrospect-assessing-obamas-asia-rebalancing-strategy/>. [2023-09-17]

^③ Patrick M. Cronin, “US Alliances and Trump’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olicy”, Global Asia, December 2017. <https://globalasia.org/v12no4/cover>. [2023-09-18]

^④ “亚太愿景”强调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建构；“印太愿景”则寻求实现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秩序建构。参见 Arfa Javai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Asia-Pacific?”, Jagran Josh, February 9, 2021. <https://www.jagranjosh.com/general-knowledge/indo-pacific-vs-asia-pacific-1612883032-1>. [2023-09-19]

^⑤ Joseph S. Nye, Jr. and Condoleezza Rice, *The Struggle for Power: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spen Institute, 2020, pp. 31 - 32.

^⑥ Michael Mazza, “Biden in Asia: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Washington’s Asia Policy”, AEI, December 7, 2022. <https://www.aei.org/op-eds/biden-in-asia-breathing-new-life-into-washingtons-asia-policy/>. [2023-09-20]

七国集团峰会、欧盟峰会、新建立的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多边对话，加强与欧洲盟友和伙伴沟通协调，讨论诸如加强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等议题，不断巩固自身在欧洲地区的领导地位。^① 其四，重新参加与拉美国家接触对话的美洲峰会。美洲峰会是高级别会议，不仅聚集了美洲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还有美洲企业界和公民社会组织参加，可以说是美国与拉美国家深入沟通和培养互信的重要平台。^②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却首次缺席了美洲峰会，这对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造成较大损害。^③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时还对此发表评论，称特朗普的缺席表明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蔑视。^④ 拜登执政后积极恢复与拉美国家的接触对话，努力建立共识和确定共同利益。^⑤ 2022年6月初，美国在洛杉矶主办第九届美洲峰会，并将会议讨论重点放在移民、公共卫生、经济复苏等合作领域，试图以此修复特朗普时期拉美国家对美国承诺的严重怀疑并重塑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⑥

其次，美国建立了“民主阵营”以强化意识形态划界。美国以“民主—独裁”的叙事模式，构筑捍卫和巩固民主的“民主阵营”，以此巩固自身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和领导地位。从特朗普执政开始，美国促进民主的方式从积极在海外推广民主过渡至强化意识形态竞争，在国际社会反复传播“航行和

① Edward Wong and Steven Erlanger, “NATO Nations Grow More Receptive to U. S. Pleas to Confront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30/world/europe/nato-china-biden.html>; David E. Sanger and Mark Landler, “Biden Tries to Rally G7 Nations to Counter China’s Influenc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12/world/europe/biden-china-g7.html>; Daniel B. Baer, “In Historic Shift, Biden Aligns Allies on China”, *Foreign Policy*, June 22,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22>. [2023-09-22]

② Richard E. Feinberg, “How to Think about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Brookings*, May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8/05>. [2023-09-22]

③ Matt Spetalnick and Dave Graham, “Biden Targets Latin America Reset at Summit Marred by Invite Tension”, *Reuters*, June 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biden-targets-latin-america-reset-summit-marred-by-invite-tension-2022-06-05/>. [2023-09-22]

④ “Maduro, Trump to Skip Summit of the Americas”, *DW*, April 11, 2018. <https://www.dw.com/en/nicolas-maduro-and-donald-trump-skip-the-summit-of-the-americas/a-43334264>. [2023-09-23]

⑤ Eloise Barry,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Was Meant to Counter China’s Influence. Instead, It Showed How Weak the U. S. Is”, *TIME*, June 10, 2022. <https://time.com/6186494/americas-summit-biden-china/>. [2023-10-02]

⑥ Matt Spetalnick and Dave Graham, “Biden Targets Latin America Reset at Summit Marred by Invite Tension”, *Reuters*, June 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biden-targets-latin-america-reset-summit-marred-by-invite-tension-2022-06-05/>. [2023-10-03]

飞行自由”“公平贸易”“尊重知识产权”“可持续、透明和负责任的经济倡议”“尊重普遍人权”“威权主义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和挑战”等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话语。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曾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将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并拒绝扮演“自由世界领袖”角色。^①拜登上台执政后，美国也未出台在海外推广民主的重大议程，而是反复强调恢复和巩固民主，致力于加强国内及与现有民主伙伴之间的民主^②，还对外宣称“世界正面临着民主与专制之战”^③，鼓动盟友和伙伴开展诸如发展先进技术以捍卫互联网自由、减少监控技术滥用、打击虚假信息、保护法治、反对腐败、促进人权保护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行动，继续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激进方式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④

三 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中的中国因素

从方向看，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一系列调整首要关注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回归地缘政治竞争；从现实趋势看，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正处于加速调整的进程中，其力度和广度大幅提升。这也意味着，美国海外利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基于本文的理论框架，结合现实政治情况，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一系列调整既有国际环境因素的体系刺激作用，又有美国内部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促进和强化作用，但都与中国因素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并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然而，中国因素难以作为直接驱动因素，而是通过与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等三种关键影响因素紧密互动，进而影响

① Nikolas K. Gvosdev,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22, 2017.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7/02/19086/>. [2023-10-05]

② Jeff M. Smith, “In an Age of China Rising, Has US Democracy Promotion Lost its Edge as a Foreign Policy Goal?”,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16, 2021.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an-age-of-china-rising-has-us-democracy-promotion-lost-its-edge-as-a-foreign-policy-goal/>. [2023-10-05]

③ He Baogang, “Biden’s Misguided Framing of US-China Rivalry as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East Asia Forum,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12/07/bidens-misguided-framing-of-us-china-rivalry-as-democracy-versus-autocracy/>. [2023-10-06]

④ Mark Magnier, “US Opens Summit for Democracy, with Joe Biden Calling for Moves to Counter Authoritarianism as America Eyes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0,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59126>; “‘The Crisis We Face is Real’: Secretary Blinken on why President Biden Is Convening a Summit for Democracy”, US Embassy in Iceland, December 9, 2021. <https://is.usembassy.gov>. [2023-08-06]

着美国海外利益的重塑、促使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速调整。

(一) 国际环境的刺激作用：中国崛起触发世界政治转型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地缘政治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政治对美国国际战略起着系统性的影响作用。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亚洲地区都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遏制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事项。^① 苏联解体后，美国理所应当地成为全球霸权国，但地缘政治时代仍未退场，并继续塑造着美国对外战略。主要表现在，美国政府将当时较为软弱的俄罗斯视为后冷战时代的海外威胁，强行推进北约东扩战略以遏制俄罗斯。^②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对可能发展为超级大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持警惕态度。^③ 伴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发展，遏制中国也可能被列入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核心议程。

2001 年“9.11”恐袭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以大国竞争和遏制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时代暂时退场，让位于一个重点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政治时代。^④ 美国政府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恐怖主义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关键威胁，并与存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大国包括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此捍卫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⑤ “全球反恐战争”取代地缘政治竞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议程^⑥，成为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优先事项^⑦。

①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Brookings, January 1, 200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globalization-of-politics-american-foreign-policy-for-a-new-century/>. [2023-08-07]

② Rajan Menon, “The Clinton-era Blunder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oday’s Ukrainian Crisis”, Responsible Statecraft, February 13, 2022.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02/13/>; Stephan Kieninger, “New Sources on NATO Enlargement from the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Wilson Center, February 18, 20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new-sources-nato-enlargement-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y>. [2023-08-16]

③ P. M. Kamath,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or the Cold War again?”,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2, No. 5, 1998, pp. 704-708.

④ “US Foreign Policy Takes New Course Following 2001 Attacks”, VoA, October 30, 2009. <https://www.voanews.com/a/a-13-a-2003-02-25-43-1/298055.html>. [2023-08-17]

⑤ Jeffrey Richelson and Michael L. Evans, “Volume I: Terrorism and U. S. Polic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September 21, 2001.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55/index1.html>. [2023-08-17]

⑥ “Global War on Terror”, George W. Bush Library, January 3, 2003. <https://www.georgewbushlibrary.gov/research/topic-guides/global-war-terror>. [2023-09-16]

⑦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eptember 2002, pp. 1-2.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2023-09-12]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凭借经济增长、军事实力、尖端技术以及庞大的人口不断崛起为全球大国，正重塑着地区和全球力量对比^①，同时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入了不那么紧迫的阶段。这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强势回归，并重新塑造着美国对外战略。对此，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应重塑世界领导地位以适应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并明确指出全球反恐战争只是美国所处战略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决定美国与世界的交往。^② 随着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重新界定美国海外利益，其根本目标和愿望在于赢得与竞争国或敌对国的权力竞争，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首要关注点也逐步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再次回归地缘政治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对手。

（二）国内政治的促进作用：中国崛起日益引起美国政府的战略担忧

首先，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引发其海外军事资产失效的风险增大。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对中国军事实力持担忧态度。^③ 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有能力的现代化军队，这愈加引发美国政府的强烈警惕。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投资和研发尖端军事技术，加快增强高科技武器的储备，以更有效的手段大幅提升自身综合军力。^④ 美国空军采办、技术和后勤工作办公室的霍尔特少将（Cameron Holt）曾表示：“中国获取高端军事武器和装备的速度是美国的5~6倍，且中国操作这些军事设备的效率远高于美国。”^⑤ 根据美国智库的数据（见图3），中国从2015年起已经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战斗军舰，并且规模持续增大。中国已经拥有射程超过4000千米的多种导弹武器，能够在西太平洋、印度洋以及中国南海范围对战略目标进行精准攻击。^⑥ 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戴维森（Philip Davidson）

① Muhittin Ataman, “Global Leadership Crisis: The U. S. Hegemony vs. China”, Daily Sabah,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dailysabah.com/opinion/columns>. [2023-09-12]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p. 7-13.

③ 根据2010年美国白宫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奥巴马政府虽然表示会与中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但称也会监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项目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不受消极影响。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11, p. 43.

④ Shawn Yuan, “Just How Strong Is the Chinese Military?”, Aljazeera, October 29,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0/29/just-how-strong-is-the-chinese-military>. [2023-09-22]

⑤ Joe Saballa, “China Weapons Acquisition Five Times Faster Than US: Defense Official”, The Defense Post, July 8, 2022. <https://www.thedefensepost.com/2022/07/08/china-weapons-faster-us/>. [2023-09-22]

⑥ 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2021, pp. 60-63.

宣称：“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正处于装有导弹的中国船只、潜艇和军机的‘威胁’当中，关岛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无法有效维护美国国家领土安全。”^①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David Berger）在2021年也曾表示：“考虑到中国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空军基地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在印太地区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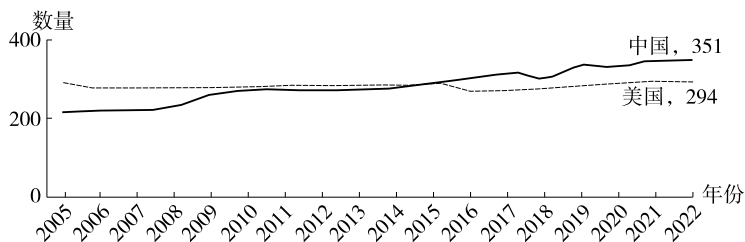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智库统计的中美在主要战斗军舰领域的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 –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1, 2022, p. 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153>. [2023-08-17]

除此以外，美方认为，近些年中国在全球各地建设军事基地，包括在太空、极地和深海等新领域，寻求以更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利益。^③美国海军上将阿奎利诺（John C. Aquilino）曾表示，“中国在2022年已经将3个南海岛屿完全军事化了，并在这些岛屿上部署了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激光和干扰设备、战斗机等。”^④中国在2022年还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了安全合作协议，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军队可在该地区开展军事训练和军事部署（紧急情况

① Brad Lendon, “China Building Offensive, Aggressive Military, Top US Pacific Commander Says”, CNN, March 10,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0/asia/us-pacific-commander-china-threat-intl-hnk-ml/index.html>. [2023-09-22]

② Wallace C. Gregson, Jr. and Jeffrey W. Hornung,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s Reinforcing Its ‘Pacific Sanctuary’”, War on the Rock, April 12,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4/the-united-states-considers-its-pacific-sanctuary/>. [2023-09-23]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Brookings, August 2,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essay/the-long-game-chinas-grand-strategy-to-displace-american-order/>; Paul Mcleary, “4 Startling Ways China Is Challenging the U. S.”, Politico, December 14,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12/14/china-threats-u-s-beijing-00071017>. [2023-09-24]

④ “China Has Fully Militarised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Threatening Nearby Nations, Says US Admir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1, 2022.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71203/china-has-fully-militarised-islands-south-china-sea-threatening>. [2023-09-25]

下), 很大可能会将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展到南太平洋地区。^① 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寻求海外军事基地和通道》显示, “中国未来还很可能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和缅甸建立海外军事设施。”^② 在美国看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远程作战的实力不断提升, 中国安全防线将延伸至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范围。为此, 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重视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军事作战能力和前沿军事存在, 以此加大力度对华实施军事围堵和遏制, 进而保护美国海外军事资产。

其次, 美国认为中国崛起不断挤压其海外经济收益。近些年来,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关键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并且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FM) 的数据显示, 2013—2018 年的五年间,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 29%, 是美国的两倍多。^④ 2020 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财富世界 500 强 (Fortune's Global 500) 中全球最有价值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⑤ 中国还日益取代美国的传统主导地位, 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在 2019 年发布的分析报告, 美国在 2000 年之前是全球贸易的掌舵者, 在超过 80% 的国家中处于经济主导地位, 这一数据在 2018 年急剧下降至 30%; 与此同时, 中国迅速在 190 个国家中的 128 个国家占据经贸伙伴的首位, 其中 90 个国家 (近一半) 与中国的贸易额是与美国的两倍。^⑥ 不仅如此,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和自给自足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稳步将美国企业挤出新能源、

^① Seth Robson, “Rand Report Names Four Countries Where China may Seek to Build Military Bases”, Stars and Stripes, December 9, 2022.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asia_pacific/2022-12-09/china-overseas-military-bases-rand-report-8356537.html. [2023-09-23]

^② Cristina L. Garafola, et al.,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Search for Overseas Basing and Access: A Framework to Assess Potential Host Nations”, Rand Corporation, 202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496-2.html. [2023-08-22]

^③ Graham Allison, et al., “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 S.”, Belfer Center, 2022, pp. 1-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ation/GreatEconomicRivalry_Final_2.pdf. [2023-08-24]

^④ John Kemp, “China Has Replaced U. S. as Locomotive of Global Economy”, Reuters, November 5,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conomy-global-kemp-column-idUSKBN1XF211>. [2023-08-27]

^⑤ Graham Allison, et al., “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 S.”, Belfer Center, 2022, pp. 1-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ation>. [2023-08-24]

^⑥ Roland Rajah and Alyssa Leng, “Chart of the Week: Global Trade Through a US - China Lens”, The Interpreter, December 18,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art-week-global-trade-through-us-china-lens>. [2023-08-24]

下一代信息技术和电信、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并日益在这些领域占据优势地位。^① 对此，美国认为伴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美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挤压。

对美国造成更大刺激的是，伴随着美国经济衰退，中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见图4）。美国将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经济衰退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政策。^② 奥巴马政府多次抱怨和抨击中国的经济行为，称“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引发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扼杀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并告诫中国“这将引起中美关系的‘巨大紧张’”。^③ 特朗普执政时期曾多次宣称，“中国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上‘作弊’，使得美国企业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④ 美国一些参议员、劳工团体和制造商也对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做出严厉批评，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压低工资和利用政府补贴促进对美商品出口，同时阻止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而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⑤。拜登上台执政后，其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认为“中国的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和企业，并让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获得了‘不公平’的显著优势”^⑥。基于此，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寻求建立和强化对竞争国进行经济打压的规范性力量，着重利用法律和制度手段对华实施经济打压和遏制，进而维护其既有的海外经济收益。

① Laura He, “China’s Economy Is ‘in Deep Trouble’ as Xi Heads for Next Decade in Power”, CNN Business, October 15,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10/14/economy/china-party-congress-economy-trouble-xi-intl-hnk/index.html>; Elliott Goat, “Why Is the US Waging a Tech War on China?”, The Week, November 24, 2022. <https://www.theweek.co.uk/news/technology/958618/why-is-the-us-waging-a-tech-war-on-china>. [2023-08-29]

② Jonathan Josephs, “US Accuses China of ‘Serious Harm’ to Workers through Trade”, BBC News, February 16, 2022.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60408667>. [2023-08-30]

③ Simon Denyer and Caren Bohan, “Obama Warns Strains unless U. S. China Balance Growth”, Reuters, November 11, 200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obama-china-idUSTRE5A85AQ20091111>. [2023-08-12]

④ Gwynn Guilford, “The Simple Economic Strategy the US should Steal from China”, Quartz, August 12, 2018. <https://qz.com/1354041/the-simple-economic-strategy-the-us-should-steal-from-china>. [2023-07-22]

⑤ James McBride and Andrew Chatzky, “The U. S. Trade Deficit: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8, 2019.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us-trade-deficit-how-much-does-it-matter>. [2023-07-24]

⑥ Donald Judd, “US Trade Rep Katherine Tai to Condemn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CNN, October 4,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10/04/politics/us-china-trade-katherine-tai/index.html>; Seung Min Kim and Zeke Miller, “Biden Meets with China’s Xi to Discuss Taiwan, Ukraine and ‘Red Lines’”, PBS News, November 14, 2022. <https://www.pbs.org/newshour/politics>. [2023-0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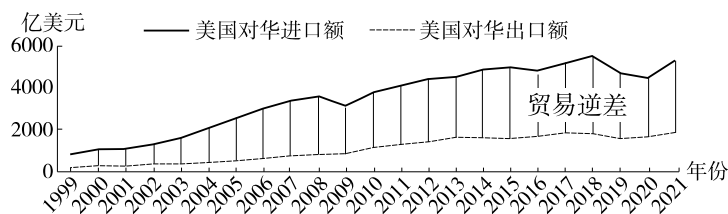


图4 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的变化 (1999—2021年)

资料来源：“The Contentious U. S. - China Trade Relationship”，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ontentious-us-china-trade-relationship>. [2023-07-26]

最后，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对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冲击。中国在现有国际组织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在日益提升，并继续对过去70多年来西方自由主义信条的不合理部分提出质疑，逐步建立起一套与美国价值观相悖的国际秩序。既有国际秩序正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变革。一是中国寻求改革具有多重功能的联合国。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愿景，通过淡化民主原则的普世主义、尊重国家首要地位的方式，对联合国系统进行内部改革。^①这种扩大安理会的方式必定会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不可避免会削弱美国的权力地位。二是中国致力于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②中国寻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权，推动世贸组织朝着公平、公正方向改革，这将直接冲击美国在这些经济制度中的霸权地位。^③中国还建立了一系列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如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成为美国所主导的世界银行的替代性选择。^④三是中国强烈反对或寻求重写美国主导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包括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规则和人权规则，这些国际规则在促进美国海内外利益方面具有重要

^① Courtney J. Fung and Shing-hon Lam, “Mixed Report Card: China’s Influen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Lowy Institute, December 18, 2022.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mixed-report-card-china-s-influence-united-nations>. [2023-07-29]

^② 本文所提出的“现存国际制度”是指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这些多边组织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要素，有助于观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变化情况。参见 John J. Mearshein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pp. 9-11.

^③ Victor Shih, “How China would Like to Reshap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7, 20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how-china-would-like-to-reshape-international-economic-institutions/>. [2023-07-23]

^④ G. John Ikenberry and Darren J. Lim,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in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rategy at Brookings*, April 2017, p. 1.

价值。奥巴马政府要求中国接受既有的国际规则，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负责任的角色。^① 特朗普政府则称，“中国是二战以来对全球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② 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明确，“中国具有重塑既有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竞争者。^③ 在美国看来，中国对美国维持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稳定的能力构成难以回避的巨大压力。为此，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专注于重塑和巩固美国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和领导地位，以此削弱和排挤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进而维持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开始视中国为美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在国际领域或外部环境中的重要目标和愿望，这促使美国政府推动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做出一系列调整，以此遏制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进而有效地维护美国海外利益。

（三）国内社会的强化作用：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加剧

国内社会力量对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有着不可忽视的抑制或强化作用。布什政府时期，受对华接触政策的影响，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日益巩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虽存在一定波动，但在整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见图5）。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给予美国明确和坚定的支持，进一步在美国人民心中塑造了良好的声誉和形象。这为奥巴马执政初期的中美关系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社会基础，当时美国国内的一些媒体还鼓动中美形成关系紧密的“两国集团”，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合作解决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巴以和平谈判等世界难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④ 对

^① Ken Bredemeier, “Obama: China Needs to Adopt More Responsible Role on International Stage”, VoA, September 4,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obama-china-needs-to-adopt-more-responsible-role/3493227.html>. [2023-08-13]

^② Mark Hosenball, “Trump Spy Chief Labels China Biggest Threat to Freedom since World War Two”, Reuters, December 4,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intelligence-china-idUSKBN28D36A>. [2023-08-13]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2022, p. 23.

^④ Cheng Li, “Assessing U. S. - 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okings, August 30,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assessing-u-s-china-relations-under-the-obama-administration/>; James Jay Carafano, “Why a U. S. - China ‘G2’ Won’t Work”,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anuary 6,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commentary/why-us-china-g2-wont-work>. [2023-08-15]

此，中国多次回应，“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基本内容。^① 可以判断，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以遏制中国的初始阶段，在美国国内并不具备很高的社会支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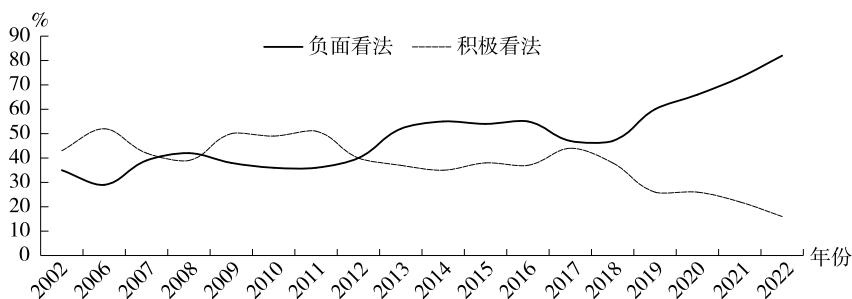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变化 (2002—2022年)

资料来源: Laura Silver, et al.,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 Laura Silver, “Some Americans’ Views of China Turned More Negative after 2020, but Others Became More Positive”,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8,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9/28>. [2023-08-16]

然而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后，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社会大力宣传“中国威胁论”，试图重塑国内媒体和民众的对华认知。以2012年以后的国情咨文演讲为代表，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提到中国几乎都是负面的。^② 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奥巴马政府官方话语的影响，经常就“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甚至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相关问题，在人权、民主、法治、新闻自由、南海问题、国际秩序等方面发表抹黑中国形象的负面评论^③，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也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从图5的数据看，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明显下降，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占据主导地位。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遭受严

^① Jin Canrong, “How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anged under Obama”, World Economic Forum, December 14,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12/america-china-relationship/>. [2023-08-16]

^② Damian Grammaticas, “Barack Obama Confronts the China Challenge”, BBC News, January 25, 2012.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16727625>; Shannon Tiezzi, “The State of the Union: Obama’s Challenge to China”, The Diplomat, January 22,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1/the-state-of-the-union-obamas-challenge-to-china/>. [2023-08-16]

^③ Hiroko Okuda, “China’s ‘Peaceful Rise/Peacefu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Media Frames of the Rise of China”, in *Global Media and China*, Vol. 1, No. 1-2, 2016, pp. 121-138.

重挑战的情况下，国内社会支持奥巴马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奥巴马政府得以顺利地调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逐步推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国内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多。^① 这些媒体还以“武汉新冠疫情”为契机，大范围传播诸如“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抹黑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积极服务于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战略。^② 在特朗普政府和国内媒体的舆论操纵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急剧上升，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则迅速下降。现阶段，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已经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敌人。^③ 可以判断，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已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并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恢复。拜登上台执政后，借助“国内社会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大推动力，让遏制中国崛起继续位居美国在国际领域追求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继续朝着强化对华遏制的战略方向加速调整。

四 中国因素对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影响

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加速调整中，中国因素具有两面性。未来，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朝着强化对华遏制力度的方向深化调整。但与此同时，中国因素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有效调整。

（一）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朝着强化对华遏制力度的方向深化调整

第一，美国将更加积极联合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升级对华军事围堵的力度。相关国家将纷纷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挑战中国，中印边境冲突以及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以大范围牵制中国的可能性加大。印度将持续强化在喜马

^① Ted Galen Carpenter, “The American News Media’s Volatile Perspectives on China”, CATO Institute, Fall 2020. <https://www.cato.org/cato-journal/fall-2020/american-news-medias-volatile-perspectives-china>. [2023-09-16]

^② Jia Wenshan and Lu Fangzhu, “US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s Handling of COVID-19: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or the Fourth Estate?”, in *Global Media and China*, Vol. 6, No. 1, 2021, pp. 8-23.

^③ William A. Galston, “A Momentous Shift in U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hina”, Brookings, March 22,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22/a-momentous-shift-in-us-public-attitudes-toward-china/>. [2023-09-16]

拉雅山脉边境争议地区的军事力量，中印边境局势难以平静；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抵制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力度将加剧；美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事件后，台海危机可能演变为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伴随着日本和韩国领导人联美遏华的决心增强，中日、中韩东海领土争端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军事爆发点。

第二，美国会加大利用法律和制度等规范性力量，通过引发贸易转移效应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现阶段，一些国家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态度，并开始减少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未来可能会追随美国孤立中国。美国还会继续联合欧洲和亚洲盟友或伙伴，对华推行关税战，减少进口中国产品，推出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倡议，大范围压制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空间。欧盟、韩国、日本等美国主要盟友和伙伴会积极追随美国在关键的半导体产业与中国“脱钩”，加快减少在先进技术领域与中国的联系，促使高科技产业供应链朝着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重组。然而在拉美地区，美国无法轻易损害中国在该地区的可观经济收益。中国现在是拉美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已经成为南美洲的最大贸易伙伴。^①因此，美国并不容易切断中拉间牢固的经济合作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提出的旨在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较少关注具体的贸易政策，不太可能大幅增加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②这意味着在拉美地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继续深化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所受到的外在阻力不大。进一步看，美国对发展与拉美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视程度不足，更有利于中拉经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美国会继续抹黑中国国际形象，不断削弱中国政治影响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在2022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相比于1990—2010年年末期间，中国的全球形象在过去四年里已经大幅恶化。”^③事实上，

^① Diana Roy,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23.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influence-latin-america-argentina-brazil-venezuela-security-energy-bri>. [2023-09-16]

^② Steven Overly, “Biden’s ‘Ambitious’ Economic Plan for Latin America Offers a ‘Social Contract’ not Trade Agreements”, Politico, June 7,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6/07>; Tori Smith,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Is Unlikely to Expand Trade”, American Action Forum, March 2, 2023. <https://www.americanactionforum.org/insight>. [2023-08-06]

^③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ollapsing Global Image: How Beijing’s Unpopularity Is Undermining Its Strategic,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Goal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022, pp.1-2. 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Kurlantzick_DP_ChinasCollapsingGlobalImage.pdf. [2023-09-14]

这一说法主要反映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北美、西欧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中。^① 近些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评价,甚至关闭了中国重要的软实力项目,如极具代表性的孔子学院。虽然中国国际形象在亚洲和非洲地区遭受的负面冲击较小,依旧保持正面,但与过去20年相比也有所下滑。^② 另外,在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南美地区,相关重要国家对中国看法的差异性明显。其中,多数巴西公民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阿根廷公民在中国问题上却存在不少分歧。^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软实力将更容易遭受来自美国的外力损害,很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可程度持续下降。

(二) 中国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有效调整

第一,在中国议题上,美国盟友和伙伴难以与其保持一致。从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各方面内容看,美国尤其重视来自盟友和伙伴的战略支持。拜登政府在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④ 然而围绕“遏制中国”这个关键议题,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面对美国提出的“去中国化”要求,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都不愿与中国“脱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⑤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曾表示,“欧洲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将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⑥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2022年也强调,“中国是德国和欧洲国家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⑦ 美国的东

^① Laura Silver, et al.,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 Nathalie Guiber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More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than Ever”, Le Monde, June 30, 2022. <https://www.lemonde.fr/en/international/article/2022/06/30>. [2023-09-06]

^②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Poor Global Image Is Undermining Its Strategic Goals”, The Diplomat, July 22,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chinas-poor-global-image-is-undermining-its-strategic-goals/>. [2023-08-06]

^③ Laura Silver, et al., “China’s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Gets Largely Negative Reviews in 24-Country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7,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3/07/27/views-of-china/>. [2023-08-16]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p. 11.

^⑤ Henry M. Paulson, Jr., “America’s China Policy Is Not Working”,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americas-china-policy-not-working>. [2023-08-16]

^⑥ Alexander Smith, “U. S. Struggles to Unite Democratic European Allies against China”, NBC News, August 3,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u-s-struggles-unite-democratic-european-allies-against-china-n1275773>. [2023-08-12]

^⑦ Carisa Nietzsche, “Don’t Force Europe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Diplomat, December 14,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dont-force-europe-to-choose-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china/>. [2023-08-15]

南亚盟友和伙伴则一直不愿与中国保持距离，并期望同时与中美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①，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经常表示希望避免选边站队。^② 同样地，美国的拉美伙伴大都期望通过接触和谈判的方式保持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尽可能避免在中美间作零和选择，试图以此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③ 为维持同盟体系的团结，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强迫任何国家在与中国关系问题上做出‘我们还是他们’的选择。”^④ 长期来看，遏制中国仍是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重大议题和任务，但其盟友和伙伴难以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这无疑会对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调整构成较大阻碍。

第二，在解决国内政治极化加剧的难题时，“强硬遏华”路径会损害美国参与和领导国际事务的信誉和能力。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显，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中的平均支持率为 80% 左右，但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不到 15%。^⑤ 特朗普执政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分歧日益加剧，达成政治妥协非常困难。^⑥ 拜登赢得大选后，特朗普的支持者竟采用暴力的方式阻止国会承认拜登获胜，这一事件深刻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分歧的严重程度。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难以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运作。面对这一

① Jonathan Stromseth, “Don’t Make Us Choose: Southeast Asia in the Throes of US – China Rivalry”,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October 2019, p. 1.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10/>. [2023 – 08 – 17]

② Felix K. Chang, “ASEAN’s Search for a Third Way: Southeast A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June 17, 2021.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1/06/aseans-search-for-a-third-way-southeast-asias-relations-with-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023 – 08 – 19]

③ Shannon O’Neil, “Latin America Shouldn’t Be a Pawn in U. S. – China Rivalry”, Bloomberg, September 23,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9-23/latin-america-shouldn-t-be-a-pawn-in-u-s-china-rivalry>. [2023 – 08 – 20]

④ Laura Kelly, “Blinken: US Won’t Push Allies into ‘Us – or – Them’ Choice on China”, The Hill, March 24, 2021.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44691-blinken-us-wont-push-allies-into-us-or-them-choice-on-china/>. [2023 – 08 – 20]

⑤ Hans – Georg Betz, “Trump Leaves America Most Divided in Modern History”, Centre for Analysis of the Radical Right,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radicalrightanalysis.com/2021/01/25/trump-leaves-america-most-divided-in-modern-history/>. [2023 – 08 – 19]

⑥ Michael Dimock and Richard Wike, “America Is Exceptional in the Nature of its Political Divide”,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3,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13/america-is-exceptional-in-the-nature-of-its-political-divide/>. [2023 – 08 – 23]

困境，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意识地利用“强硬遏华”缓解政治冲突、加强合作。^①然而，“强硬遏华”路径在事实上阻碍着美国解决政治极化加剧的难题。其后果是，伴随着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美国政治两极分化依旧未能得到实质性缓解，且日益引发了不少负面问题。根据南加州大学2021年11月发布的极化指数相关数据，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政治两极分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②政治极化加剧容易引发美国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合作能力和海外影响力下降等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美国参与和领导国际事务的信誉和能力。^③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在2021年1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超过一半的欧洲人不认为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能够修复内部分歧，并解决气候变化、中美关系、欧洲安全等多边主义国际问题。^④不仅如此，拉美国家至今仍未打消对拜登政府提出的拉美议程（包括移民、贸易、中国因素等方面）的质疑。特别是，拜登政府试图将拉美议程与美国国内议程联系在一起，这反而加深了拉美国家对美国领导的担忧，质疑美国是否真正有意促进共同利益和充实美拉关系。^⑤基于此，若美国坚持利用“强硬遏华”路径肤浅地应对美国政治极化的难题，无视此路径对美国参与和领导国际事务的信誉和能力的负面影响，必将阻碍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有效调整。

五 结语

伴随着中国持续崛起，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无疑将越来越受到中

① Li Yan, “How a Divided America Affects China”, China Daily, February 2, 2023. <https://global.com.chinadaily.cn/a/202302/02/WS63db5059a31057c47ebac916.html>. [2023-08-24]

② USC, “The Polarization Index; OCT 2021 – Mar 2022”, November 2021, p. 6. <https://thepolarizationindex.com/wp-content/uploads/>. [2024-03-12]

③ Gordon M. Friedrichs and Jordan Tama, “Polariz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Key Debates and New Finding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9, 2022, p. 778; William J. Burns, “Polarized Politics Has Infected American Diplomacy”, The Atlantic, June 6,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6/polarized-politics-has-infected-american-diplomacy/612778/>; “Table Paper: Foreign Policy in an Era of Domest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CUSA 71, pp. 4-5. https://s3.amazonaws.com/usma-media/inline-images/academics/academic_departments/social_sciences/. [2024-02-25]

④ Ivan Krastev and Mark Leonar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021, p. 8.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The-crisis-of-American-power-How-Europeans-see-Bidens-America.pdf>. [2024-02-29]

⑤ Ari Hawkins, “Biden Confronts Deep Skepticism of U. S. Agenda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o,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11/03/immigration-overshadows-biden-visit-with-latin-american-leaders-00125136>. [2024-02-29]

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内社会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崛起，决定着未来美国海外利益的重塑和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基本方向。若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内社会未来能诚心接纳中国崛起，认可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贡献，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将减少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消极属性，日益回归至与中国共同解决全球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良性发展。美国做出这一正向转变将会对中美合作关系及全球和平与安全形成关键的推动作用。

然而现实是，尽管面对俄乌冲突这一紧迫问题，拜登政府目前仍视遏制中国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依旧维持高区间，并且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基于此，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调整将会继续推进。伴随着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不断深化调整，其全方位遏华行动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国家安全和海内外发展形成一定挑战。对此，中国应坚持与美国保持高层对话，努力消除美方对中国的误解并建立互信，通过重构中美良性互动关系缓解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此外，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加速调整过程中，虽然中拉关系在整体上能够保持足够的韧性和活力，但中国仍有必要努力巩固这一重要成果。中国应继续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拉经济伙伴关系，并且在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努力解决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此进一步扩大在拉美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利用全球新闻媒体加强国际宣传以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同时驳斥美国在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外交抹黑，以不断增强拉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积极看法。

本文旨在梳理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调整的动因，并不能说明美国推动这一机制调整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美国错误地理解中国崛起问题，并因此推动美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调整以强硬遏制中国，这是毫无道理、非常狭隘的霸权行径。本文是深入批判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前期研究成果，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提供参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引用资料和数据获取难度大，且篇幅所限，个别数据未能完全予以甄别或展开批驳。最后在此重申并强调说明，中国坚持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决反对美国的“以己度人”思维。

(责任编辑 王 帅)